

穿越COS

娶个皇后 不爭寵

下

梵 缺 著

皇帝：

皇后哇，你是朕的皇后，
为啥什么都不争呢？

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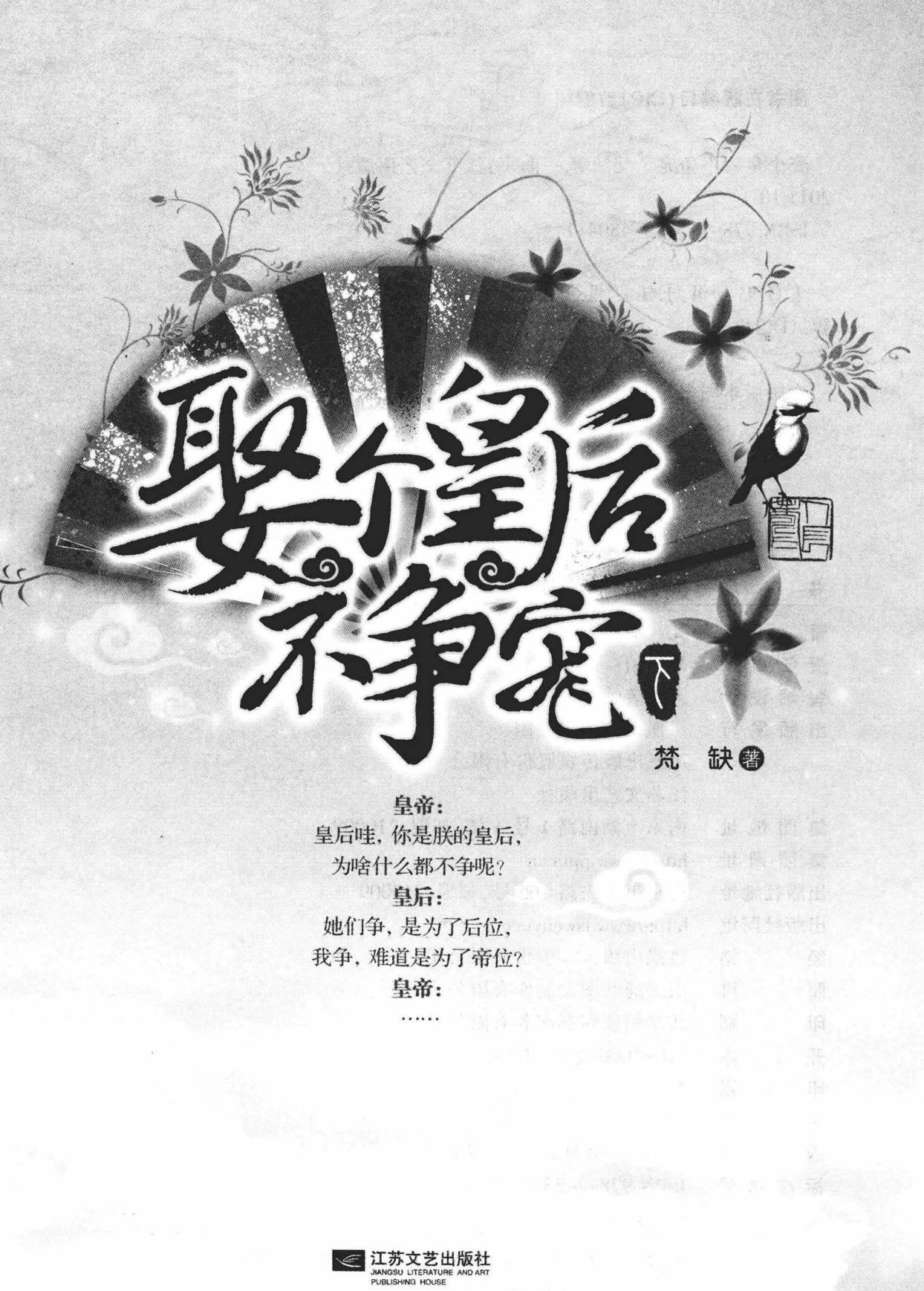
她们争，是为了后位，
我争，难道是为了帝位？

皇帝：

.....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娶个皇后 不争宠

梵 缺 著

皇帝：

皇后哇，你是朕的皇后，
为啥什么都不争呢？

皇后：

她们争，是为了后位，
我争，难道是为了帝位？

皇帝：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娶个皇后不争宠 / 梵缺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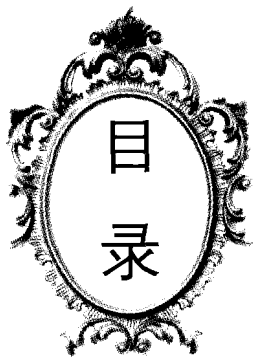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99-4804-1

I. ①娶… II. ①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5538 号

书 名	娶个皇后不争宠
著 者	梵 缺
责 任 编 辑	胡 泊
装 帧 设 计	天下装帧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804-1
定 价	48.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十七】无福消受烂桃花	1
【十八】危在旦夕美少年	28
【十九】政变之血染郢城	50
【二十】冰雪消融人渐暖	65
【二十一】追寻那一夜真相	81
【二十二】双生兄弟暗较量	95
【二十三】一朵残梅犹泣血	113
【二十四】黯然销魂唯别离	129
【二十五】骤然萌生一线光	144
【二十六】废后罪名莫须有	155
【二十七】三年生死两茫茫	175
【二十八】神秘之绝色少年	194
【二十九】谁在沉睡不愿醒	209
【三十】守得云开见月明	224
【三十一】袖手天下只为你	239
【三十二】苦尽甘来大结局	254

【十七】 无福消受烂桃花

三天后，傍晚。

在一处驿站里，慕容景昏迷了三天，伤势极重。

肖仲之和陈守心急如焚。

大夫换了一个又一个。

这时，二人守在门外。

里面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司马洛。

司马洛心情复杂地盯着躺在床上那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唯一不同的是那张脸毫无血色，深锁着眉似乎很痛苦。半晌，近前猛然扬起巴掌，好像要给慕容景一个耳光，但在半空中又缓缓放下，嚣张道：“喂，你以为……本王没有允许你死你就想死吗？你死了，欠我的恨谁来还？！休想！”

司马洛自怀中取出一个药瓶，抿着漂亮的嘴唇道：“便宜你了。好东西，你又欠了我一笔，等你好了以后再和你好好算。不过，这东西……也算是你的吧。哈哈！”话中有话。刚打开瓶塞，一股芳香迅速溢出，浓浓的香味令人精神不爽。

司马洛相当不客气地捏起慕容景的下巴，将药瓶中的液体倒入他嘴里，一滴不剩，喃喃道：“别浪费一滴，这雪莲露据说收集十年也没一丁点，这半瓶一下子给你喝了，算你好命。据说可延年益寿，喝一口活百岁也没问题。”

他就是几个月前路过灵云山庄听人提起，一时好奇就潜入盗的。只是没料到山庄卧虎藏龙，被人发觉了，并挑下了面具。伤了一些人，也挑起了一些意外的事端……

翌日，大清早。





慕容景幽幽睁开了眼睛，刺眼的光线令他的眼睑又眯了起来。有点意外的，瞧到窗台前伫立着一个熟悉的背影。他像睡了一觉，睡了好长一段时间。动了动手臂，不觉得身体有什么异样。再暗暗动了动真气，俊容上浮出了一丝惊讶。通体舒畅，感觉有用不完的劲，而且内力更深厚了？！怎么回事？

听到动静，司马洛回过首，微微抬起了下巴道：“你这鬼样子，真难看。”

慕容景淡淡一笑而过，目前真没心情和他斗嘴，刚从死门关走了一趟。“多谢关切，素儿呢？”这时，慕容景还不知道自己是被司马洛救的。

“在灵云山庄。”想想已经几天了，应该到了灵云山庄。

慕容景皱眉，“你失手了？”

“出了一点小意外。哼！”司马洛冷冷一哼，那是他的耻辱，怎么会想提及。转过身，恢复刚才的样子，凝望着窗户，背对着慕容景。

这时，肖仲之和陈守上前，侍候慕容景更衣。

慕容景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衫，清清爽爽的，再洗漱一下，整理了一下头发。这时，他也发觉了些事，问道：“你们怎么样？好像很久没有睡过一样。”

“我们……”肖仲之和陈守激动不已。他们的皇帝刚醒来又怎么会知道？这几天几乎是要他们命的日子，根本没胆子合过眼睑，一直守在床榻前。皇帝出事，那关系着整个国家，他们能睡得着吗？

“皇上，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陈守问。担忧的目光打量着慕容景，毕竟他昨天还昏迷不醒，气息微弱，经过一夜，变得脸色红润，肌肤晶莹剔透，头发也好像更黑了。

慕容景疑惑回了一句：“没有，感觉身体很好。”

肖仲之和陈守大大松了一口气，心有余悸。

肖仲之步到司马洛跟前，突然跪了下来，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诚然道：“谢司马殿下大恩大德，肖某没齿难忘。”

陈守也磕了三个响头。

慕容景渐渐地也猜到了些，不解地看向了司马洛。

司马洛也不避开，漠然勾了一下嘴角，邪笑道：“你们先别感谢我，好戏还没开始。他会好得这么快你们知道他喝了什么吗？……哈哈！”他大笑几下，顿了一会方道出实情，“他喝了灵云山庄的雪莲露。几个月前，本王盗了雪莲露才会无意中引出皇甫易。我觉得很奇怪，据传言，上一回丢了千年雪莲都没有引出皇甫易，这一次只是丢了半瓶雪莲露他倒是出来得爽快。”说到这里，他别有用





意地瞧向慕容景。

慕容景几年来一直在搜一些药,这么大的动作他又怎么会查不出来?千年雪莲扯上灵云山庄,扯上皇甫易,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敢打主意,除了他这个皇帝,谁还有这个胆?找不到药了,被逼得狗急跳墙了?

慕容景让肖仲之和陈守先退出去,吩咐准备膳食。不需司马洛坦白,也晓得这一个黑窝由他来背了。目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雪莲露也的确由他喝了。

慕容景步到窗前,立在司马洛旁边,同样地眺望。

天际,红日初升,彩霞满天,映衬着院子里的花儿,格外的朝气。

映射着院子里的花儿,格外的朝气。

“慕容景,我们暂时……和平相处一下。”司马洛眺望着天际,目光却飘得很远。他说得很平静,没有了刚才的冷戾之气。

“嗯?”有点意外。

“我说和平相处几天,很意外吗?”

“由你提出来就是意外……”

“你——”想气,却发觉慕容景嘴角轻轻扬着。

倏地,司马洛淡笑,“是不是感激我?错了。我救你并不是出于好心,你若就这样轻易死掉了,欠我的债谁来还?留你再活些日子,慢慢地折磨……”

“好吧!朕等你……”

“……”

灵云山庄,张灯结彩,处处喜庆。

家丁,丫环,进进出出,布置着。

吆喝声,谈笑声交织,个个喜上眉梢。

愁云笼罩了近半年的山庄,终于有了一点生机。

这时,景色怡人,幽雅别致的易水居。

少主人居住的地方。

皇甫易立在自己的房间前,低垂着眼睑,没有进去。五天了,她瞧起来没什么异样,吃好住好睡好,也不反抗,也不出门。但是,她五天都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没有。只要他一进去,她就睡觉。

他等多久,她就睡多久,甚至连饭也不吃。

“易,在干吗?难道是娘子没有娶回家就被罚站门口了?”皇甫倾城调侃着,





当步近瞧到皇甫易的神色时，他眼中闪过一抹惊讶，小子在难过？

皇甫易瞥了皇甫倾城一眼，轻轻哼了一声，断然转身拂袖而去。

皇甫倾城觉得他在逃避，毕竟抢回来的新娘貌似挺棘手。

他敲了敲门，客气道：“穆姑娘，本王可以进去不？有些话想说说。”

“请进。”淡淡的嗓音，不缓不急。

推门进去。

沈素儿半卧在玲珑榻上，清眸望着缓缓踏进来的皇甫倾城。

皇甫倾城立了好一会，见她没有说话，也没有行礼，不由凤眉轻挑，嘴角抿笑道：“穆姑娘，在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想。”

“心里可曾有怨？”

“无怨。”

“有恨？”

“干吗要恨？”

皇甫倾城诧异，她分明不想嫁，却不哭不闹？于是，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淡笑道：“穆姑娘，女人还是要懂得随遇而安些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嫁鸡随鸡，随狗随狗。”

“……”她沉默。

“你是不是觉得成亲只是捉盗贼的手段？哈哈！”皇甫倾城弹了弹指甲，玩弄着，继续漫然说着：“像易那么骄傲的人……会为了引出一个人就轻易说出成亲这种大事吗？有些事情除了用眼睛看，偶尔也要用心想想，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半晌，沈素儿终于有回应，温言说：“套句你刚才的话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要不要认同？因为我已经嫁过人了。”

“你……”皇甫倾城大吃一惊，想不到啊，易在抢人妻子？要命，什么状况？难道是……司马洛？！愣了半会，试探着问：“能请问一句，穆姑娘的夫家是何许人？”

“什么人啊？还真不想提起。是一个令人头痛又麻烦的人，一个就是灵云山庄也对抗不了的人。如果为了山庄着想，也不能成亲。到时……我会害死多少人？于心难安啊。若再上升至国与国之间……”末了，沈素儿还是轻轻幽叹，那仿佛来自于心底最深的哀伤，带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她这一番言语，不需要点明，即道尽了利害关系。

而皇甫倾城一听，不由想起了司马洛，小心起见，还是装糊涂一下，试问：“什么意思？听得不是很明白。”

沈素儿淡扫了他一眼，秀眉间愁云笼罩。她无意抬素手拢了拢发丝，突然，有一枚类似玉佩的东西从袖中掉了出来。

皇甫倾城一怔，沈素儿刚想去捡，他喊：“别动！”

经他一喊，她也真停了下来，疑惑眨了眨眼，询问，“怎么啦？”

他迈近前弯腰捡了起来，还像抹掉灰尘一样轻轻摸了几下，再含笑递给沈素儿，浅笑道：“没事，只是想……由本王代劳罢了。”凤印？！南蛮太子妃的凤印！

他曾经代表桑国出使过南蛮，也进过皇宫，见过皇后的凤印，熟悉这图腾。而在南蛮国能拥有这种玉佩的女人，除了皇后即是太子妃。皇后本人他见过，那她是——南蛮的太子妃？狂汗，易到底在干什么？！居然抢南蛮的太子妃？

皇甫倾城没坐多久，即出去了。

沈素儿瞧他出去后，懒懒地倒躺了下来，眸中露出了一丝狡黠。她说服不了皇甫易，也不能坐以待毙，总得努力一下吧。一个人处在什么地方，就要看清自己处在什么位置，能做到什么事。不熟悉地形，就算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也阻止不了这一场婚礼。与其如无头苍蝇般乱撞，还不如好好待在一处地方，想一个实际解决事情的办法。

衡量利弊，理智的人最容易说话，也最容易办事。

于是，她将所有的希望赌在皇甫倾城上面。

而在这时，灵云山庄的后山顶。

在最高的石巅，盘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空洞的眼眸眺望着天际。

由日落至满天繁星，依然一动不动。缥缈的苍穹，诉不尽的清冷在流转萦绕。

深夜，乌云渐渐掩盖了夜空。

丝丝细雨，细如愁。

翌日，夜幕缓缓拉开，那一抹小小的身影依然置身于天地之间，如磐石，也好像和石头融为了一体。

再次夕阳西下，淡淡的月色笼罩重现，那身影依然在……

婚礼前夕。





灵云山庄内堂。

年过半百的云庄主正焦急地在堂内踱步。

“找到少主人了吗？”一次又一次地询问。

山庄的许多人在寻找。

内堂，唯一没有忧色的大概只有皇甫倾城，纤白如玉的五指轻捏着茶碗，悠悠然晃荡。

“别太担忧，易不会出事，天下能伤到他的人……只有他自己罢了。”皇甫倾城前一句是肯定的，后面这一句却也不太确定。除了易自己能伤自己，好像还有一个人能伤他，就是住在他易水居的那一个女人。伤的不是躯体，而是心！躯体上的伤，随着时间可以痊愈，然而心伤呢？那一味心药却不属于自己。

“大殿下，您说……易儿会去哪里？”

“不管去了哪里，在吉时到来之前会出现。”皇甫倾城有点奇怪，云庄主怎么会这般浮躁？以前阿易不是也经常突然不见又忽然回来吗？于是问：“最近山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云庄主闻言，出现了短暂的木然，忧心长叹：“一言难尽。大殿下不是外人，希望您能劝劝易儿。”

“嗯？什么事？”

“这事情……要从十年前说起，您跟我来。”云庄主深思了片刻，还是决定将实情说出来。皇甫易突然说成亲，他反而比以前更加担忧了。

灵云山庄建在城外。

倚山而起。

皇甫倾城随着云庄主一直往山庄最深的地方步去，越走发觉人越少，最后，到了一间小木屋前。令人奇怪的是在这种高深大院之内，还会有一间小木屋。

云庄主在木屋三丈外停下了，正色道：“请小心地随着我的脚步走，木屋周围埋伏着机关，稍踩错便会启动。”

“明白，有劳您了。”皇甫倾城神情也随之慎重。

进屋后，屋内布置清幽淡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时，云庄主按了某一处机关，木屋中间露出了一个洞口。他从旁边的衣挂上取出了一件大氅交给皇甫倾城，解释道，“大殿下，您先披上这个吧。再往下走，即是我们灵云山庄的雪洞。里面长年积雪，寒气入骨，稍有不慎可能会冻伤出不来。”





皇甫倾城点了点头，将大氅披上。进入里面时，眼界大开，想不到真如云庄主说的，洞内长年积雪，那雪堆积出各种奇怪形态，就像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精心雕琢的最美艺术品。它们在一颗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的辉映下，更是如梦似幻，恍如人间仙境。

天下竟然有如此绝妙的地方！

惊也！叹也！

越往深，气温越低。

直到步入大概百余步左右。

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在中央的长条石案上，摆放着一副水晶棺。

皇甫倾城错愕了！有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安详地躺在棺内。上前细瞧面容，倏地，他更加吃惊了！脱口惊道：“云妃？！”

“想不到大殿下这般好眼力，曾经沧海难为水，你们的父王也是一个薄情郎啊。”云庄主悲叹。世间的情爱之事，本就纠缠不清，越理越乱。

皇甫倾城拧眉，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禁回想十二年前，那时他只有八岁。桑国立后，云妃出身江湖，心高气傲，父王没有封她为后，即认定父王对她无情，拂袖离去，发誓有生之年绝不踏入桑国半步。

“你们或者会想，我女儿只是在逞一时之气，弃你们父王，弃自己的儿子于不顾，独身回到北宛。真相却并非如何，而是……我的乖女儿自知命不久矣，方会……方会做出那么绝情又任性的事，而你们居然不闻不问……”云庄主立于自己女儿的棺前，老泪纵横。老伴去得早，仅剩下一女，当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皇甫倾城的震惊是空前的，想不到当年的事情，还有这般真相！

那么……

继续听下去。

原来当年云妃回到北宛，云庄主本想以镇山之宝千年雪莲救治。只是她性子刚烈，又心灰意冷，拒绝服用。直到后来，自己的儿子终于出现，吵着要见她……在见到自己的儿子那一刻，她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无奈天总是难遂人愿，在那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当时年幼的皇甫易误入雪洞，又误食了整株的千年雪莲。他昏睡了十天十夜才醒来，结果，十年过去了，仍然保持着当年吃掉雪莲时的样貌。

“易儿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母亲……”云庄主继续含泪道出当年的真相和自己心中一直的隐忧。“他每天都想着怎么样可以令母亲复活。十年了，他每





逢冬季便会去雪山待三个月，踏遍每一个角落，将那些雪莲收集，再移到雪洞中。细心地采集着由雪莲心溢出的露滴，再喂给自己的母亲喝……他一直这么做着，相信有一天母亲会醒过来，他甚至……”

云庄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突然，眼中露出了愕然。

“易儿！”惊呼。

皇甫倾城也回首，阿易什么时候进来了。悄然无声，他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

皇甫易立在进来的洞口，神情淡漠：“出去！我想一个人和母妃说话……”

“婚事……”云庄山语带着询问。

“照旧。”简单两个字，皇甫易说得果断又坚定不移！

声音在洞中回响，格外清晰。

翌日，大婚之日。

天灰蒙蒙亮。

沈素儿被丫环们叫了起来，梳妆打扮。

灵云山庄主大堂，张灯结彩，特大的红双喜字贴在大堂正中。祖宗的牌位立在上面，供奉着斋果，檀香，一对巨大的红烛在摇曳。

云庄主含笑坐在主位，另一个位置由皇甫倾城占了。

皇甫易一身喜服立在前面，眼睑低垂，瞧不清楚眼底的心情。

众人在等候着新娘子。

这时，大堂上除了一些下人，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江湖上传说的喜帖，也仅是传说，说穿了也只是皇甫易当时安排的一出戏，目的仅是为了引出慕容景。他若成亲又怎么会发喜帖？难道想引别人来看自己的笑话？

然而，假戏却真做……

半会儿，喜娘欢声高喊吉时到，新娘子马上就会出来了。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喜庆之下愁云弥漫，暗暗隐藏着紧张，越是到吉时，警惕性就越高。

全庄戒备，风云暗涌。

又过了一会儿，新娘子凤冠霞帔，在喜娘的搀扶之下款款出现。新郎和新娘子没有一句交谈，一人牵着一头的大红绸带。在祝福声和掌声之中，拜堂之礼，有序进行着。

一拜了天地，二拜了高堂，夫妻也对拜了。





整个灵云山庄没有任何异样。

这时，主婚人正欲高喊一句：“礼——”还剩一个字没有出来！

外面一声更震撼人心的尖细嗓音盖过了一切！

“皇上驾到！”

接着，一声盖过一声，由远及近。

全场震惊！包括那在外面埋伏的一帮护卫。皇上驾到？皇上怎么会驾临灵云山庄？！圣驾谁也不敢阻拦！

于是乎，皇帝的銮轿直入灵云山庄，畅通无阻。

皇甫易安排的一层一层的埋伏，转瞬间形同虚设。

銮轿很快出现在正大堂。望着庭院前出现的华贵皇轿，皇甫易皱眉，他不会轻易放弃。倏地，目光扫向主婚人，沉声喝道：“喊礼成！”只要这一句出现，那么她就是他的娘子。

“是——是。”主婚的老头清了清嗓子，刚想扯开喉咙喊……

“皇上驾到！禁止喧嚷，全部的人都出来接圣驾。”正是陈守。喊得还真他妈的及时啊，连同轿子里面的人也暗松了一口气。

当然，松下一口气的，还不只他一个人。

皇甫倾城凤眸闪过一丝意外。这种时候，堂堂北苑的皇帝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灵云山庄？！是不是收到什么风声？！不对！根本就是云里雾里的。整个山庄，除了沈素儿，没一个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屋子中的人出去接驾。

皇甫易和皇甫倾城的身份也属于隐秘，目前不想泄漏出去，也一同随着云庄主踏出大堂接圣驾。当众人跪下时，銮轿的黄帘轻掀，一只修长如青葱的五指露了出来，接着，明黄绣着龙图案的靴子踏出。

慕容景一身龙袍帝冠，英姿焕发。

眉目清浅，嘴角隐约噙笑，举手投足之间，优雅又威严迫人。

“平身吧。”

简单一句，令跪着的人恭敬地高呼万岁。按照正常人的心理，平时高高在上的帝王，见一面就如上天的恩赐，如今立在面前，激动之余自是极想抬首瞧人了，不敢直视也会忍不住要偷偷一窥龙颜——不瞧还好！一瞧人人吓一大跳！嘴巴张得大大的，全愣着不动，皇……皇上……居然就是他们要等待的盗贼？

那一双双眼睛中透出的震惊无法形容！





偌大的庭院静得一根针落地也能听出，细微的呼吸声也在瞬间消失。

“皇上叫你们平身，就平身吧。”侍候的太监喊了。故意尖细的嗓音，细听会觉得做作，的确是临时凑出来的，仅是穿太监衣服的侍卫罢了。

这一刻，有些人心里恍然大悟，特别是云庄主。原来那个盗贼真是当今皇帝？当时，皇帝派人来要千年雪莲，自是一口让他回绝了。不是他不给，而是拿不出来，千年雪莲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时候，除了尚不了解真相，也没有见过北苑皇帝的皇甫倾城一脸的疑惑，其余的人已经明白了过来，只是——麻烦也来了，这盗贼还要捉吗？

捉？捉谁？！

捉当今皇帝？！

上天垂怜啊，他们还有一家老小呢！他们还有几族亲人呢！

欲哭无泪，呜呼哀哉！

慕容景清眸淡扫。

云庄主上前接驾，恭然一礼，“皇上，草民不知圣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慕容景淡然一笑，爽朗道：“不知者无罪，云庄主不必客气。朕路过此地，听闻庄上有喜事，顺道进来讨杯喜酒。只是……会不会太唐突呢？”

下一刻，慕容景给恭迎至正大堂。

他一进去，其余的人自是跟了进来。

“咦？怎么这般……简朴？”扫过大堂，慕容景佯装意外。

好假啊……

人人都心知肚明，却没有人敢说出来，或者做出鄙视的表情。

云庄主见惯风浪，面不改色有礼道：“让皇上您见笑了。”

这时，皇甫易和新娘子也踏入了大堂。

管家吩咐下人备茶。

成亲仪式就这样给中断了。

皇甫倾城没有跟着进大堂，悄悄往山庄的下人身边靠，悄声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你们个个瞧起来神情那么古怪？”

“皇——皇上，和——和那贼——长得很相似。”那人也小声地支支吾吾说出了心里话。

皇甫倾城这一惊是非同小可！这个……局势越来越混乱了？！北苑的帝王？





南蛮的太子？！易？这一个女人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令三个这般厉害的人物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目前的局势，他身为桑国的大皇子，的确不宜多露面，悄然地退了下去。

大堂之上，气氛有些诡异。

慕容景走近新娘子，静静打量着，负手绕着新娘子缓缓转了好几圈。

“云庄主一代豪杰，能给选上孙媳的必定倾国倾城啊。”慕容景缓缓赞叹，那一双眸子依然停留在新娘子身上。

“皇上过誉了——”

“诶！不必过谦。若是蒲柳之姿，又怎么配得上令孙呢？”说这话时，扫了皇甫易一眼。慕容景状似深思，目光还是锁在新娘身上，“感觉啊，感觉……新娘子的身形像极了我一位故人。”

“故人？”云庄主疑惑。

“对！离宫的一个故人，不知是否是同一个人呢？”

“皇上说笑了。”云庄主谨慎言行。心中已经觉得，这一场戏没有必要再演。他们虽是江湖中人，势力也不容小觑，但是，犯不着得罪皇帝。与皇上为敌，那就是与整个北苑为敌。即便你武功高强能逃掉，也会如丧家之犬，无立身之地。

每一个江湖的人都知道，官府的人得罪不起。因为衙门不像江湖，恩怨不会一次性给你个痛快，每天官差通缉，一两年尚没事，十年二十年呢？一辈子也活在通缉当中！

慕容景由下銮轿至今，神情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

皇甫易立在新娘子身边，沉默不语。

堂上灵云山庄的护卫已经由慕容景带来的侍卫换了。毕竟是皇帝，换得顺理成章。

“新娘子，你认识朕不？”慕容景淡笑，半带玩笑，“能否由朕来掀开头盖，一睹芳容。”说是询问，素手已经抬起，要去掀红头盖。

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皇上怎么会直接来？

正当慕容景要揭去红头盖时——

皇甫易大红长袖一挥，挡开了慕容景。

“大胆！居然敢袭击皇上！”侍卫的呵斥声顿时响遍了整个大堂。

唰！唰！唰！

大内的侍卫迅速围了上前，剑拔弩张！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

僵持着！灵云山庄的护卫全给挡在大堂外，再说，他们的底气也明显不足——毕竟与之为敌的，可是当今皇帝。

“皇上，请恕罪！灵云山庄绝无冒犯之心。”云庄主赶紧出面。

慕容景冷嗯了一声，素手一挥，示意侍卫们退下。

侍卫缓缓往后退回自己的位置上，依然严阵以待。

刚才冷僵的气氛，缓和了一点。

这时，皇甫易冷冷盯着慕容景，身子已经立在新娘子跟前，手中依然拧着那一条拜堂时的红绸。礼未成，他不想松手，清冷道：“皇上，您刚才说是来讨杯喜酒的，那么……来人！给皇上上酒。”

酒很快由奴婢送了上来。

皇甫易取了一杯酒亲自送到慕容景面前，而他自己也拿了一杯，没有一丝畏缩。两个人站在一起，相当搞笑……呃，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偏偏气势不差分毫。

慕容景淡扫了一眼送到自己前面的水酒，没有马上去接，视线缓缓地从酒杯移到新娘子身上，眸底下隐藏着一丝疑惑，她是不是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太像她……

“这一杯酒，朕想由新娘子亲自倒。”慕容景状似悠闲说了一句，“据说，能喝到新娘子倒的酒，一个人的运气会变得很好……”

简直是胡扯，无中生有！只是有些话，由皇帝说出来好像就是那么一回事。谁敢怀疑？！

皇甫易脸色倏地一冷，由牙缝中蹦出二字，“休想！”

慕容景的疑惑更深了，悠然踱步，嘴角带笑，缓缓绕过皇甫易欲继续靠近新娘子。

皇甫易怎么会不知道他的意图？自己的新娘子绝对不允许由别的男人来掀开红头盖？本能地小手牵住了新娘子的玉手，但是，当两手相握时，第一感觉，怔住了？！怎么回事？

几乎在同时，在皇甫易错愕的一瞬间，慕容景寻得了机会以风驰电掣之势掀开了新娘的红头盖——

全场人瞪着眼睛，大大一惊！

错愕！错愕！再错愕……新娘子一直都在，啥时候换人了？





人家在娶妻……掀红头盖是丈夫的权利，慕容景怎么能越俎代庖呢？这话乃慕容景想的。很快，他又重新给新娘子披上红头盖，格外有诚心地说道：“呃，新娘果真长得不错，和少庄主蛮配。祝你们二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来，继续继续，别因为朕耽误了吉时。”

眼前的新娘子不是沈素儿，而是一个身形与沈素儿相似的小婢女，瞧她眼神浑浊迷蒙，很可能中了某一种迷魂药，正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

慕容景吃下了定心丸，也解了心中的疑惑，嘴角噙笑地移步至主座，衣摆潇洒一扬，毫不客气坐下，爽朗笑道：“来！今日就由朕来当你们的证婚人。”

情势剧转，和谐得不得了！

……

而在灵云山庄一处比较偏僻的客房。

皇甫倾城立于床头，仔细打量着昏睡在床榻上的美人。不管他怎么瞧都不觉得沈素儿是一个绝世的美人，可怎么就能吸引到易儿？特别是司马洛和慕容景的亲自出现？这三个人随便一跺脚都能震撼一片山河。

他不由缓坐于床前。

居于男人某一种攀比心理，他真想也掺上一脚。无关情爱，完全是虚荣心在作怪，就像抢到三个立在巅峰男人的所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当然，这仅限于想。

若他也掺一腿，得到的可不是什么荣耀和成就感，而是死得很惨。有些惋惜地，纤白如玉的手轻抚着沈素儿嫩白的脸蛋儿，柔软的触感，令人觉得舒服不已，感叹：“可惜了，真是可惜了，本王也想得到你，哈哈！只是还不想惹上那几个麻烦。”

“想法很明智，所以请马上移开那只脏手！”这时，一个人影由窗外闪入，戴着面具，司马洛？他缓步踱了上来，有点悠然过头了，平静询问：“说说，引本王上来有何用意？”他刚出现找了一会儿，若不是由皇甫倾城在前面故意引他来，也不会找到这里。

“帮你们，这女人你们带走吧。”皇甫倾城淡淡一笑，不急不缓地立了起来，眼中带着善意，身上也敛去了一切危险的气息。

“你？是什么人？”

“嗯？”皇甫倾城本没有怀疑，却由于司马洛的一句话，眼底的狐疑骤升，慢慢转身面对着司马洛，依然悠闲地说道：“这女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稍稍

